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里吉達的童年

著 泰斯爾托·A

譯 蕪 叢 章



前記

曾得過三次斯大林獎金的阿萊塞·託爾斯泰(Alexey Tolstoy)是蘇聯最傑出的老作家之一，而且他在文學的修養和創作的技術上尤為卓越。

『吉達的童年 (Nikita's Childhood, 1918) 是屬於十月革命以前的作品。季莫菲葉夫於蘇聯文學史中說：『阿萊塞·託爾斯泰最優秀作品之一是里吉達的童年。他在本書中複製了自己的童年回憶，異常精細地傳達出小孩子的心理和俄羅斯生活的特徵——俄羅斯自然界的詩情畫意和俄羅斯民族性格的魅人品質。』

里吉達的淘氣，遊戲，夢境，初戀的心理，節期的歡樂，一村小孩分作兩頭打架，等等，都是具有全世界兒童的普遍性的。因為普遍便真實，因為真實便可愛，便動人。

靠天喫飯的農村的焦慮與歡樂，趕會買馬的熱情，農村工人的消遣和戀愛，牛羊馬狼的活躍，都使我們想到我國的鄉村。

本書除供一般愛好文學作品的人們閱讀之外，最適於作初中學生的課外讀物。
我是根據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出版的阿萊塞·託爾斯泰小說選集譯出的。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八日蘇燕記於上海。

目 錄

晴朗的早晨	一
阿卡狄·伊凡諾維奇	一
雪堆	七
神祕的信	一
夢	一三
老宅	一七
在水井旁邊	二〇
打架	二三
一個無聊的晚間怎樣結束了	三〇
費克陶和麗利亞	三六
聖誕樹禮物	四二

一輛特別雪車上的禮物	四八
聖誕樹	五一
費克陶的不幸	五八
鐘上瓶裏是什麼東西	六一
最後的一晚	七〇
別離	七三
工作日的世界	七八
白嘴烏鴉	八四
帶輪的屋子	八九
瓦西里·里吉提維奇意外的出現	九二
我怎樣幾乎淹死了	九九
復活節前的一週	一〇五
皮阿得·彼得羅維奇的孩子們	一〇八
堅決的精神	一一四

春天·····	一一八
升旗·····	一二一
賽杜金·····	一二四
克洛皮克·····	一三一
在游泳池裏·····	一四二
晴雨表針·····	一四六
短信·····	一五二
泊思特拉夫卡的市場·····	一五五
在貨車上·····	一六四
離開老家·····	一六七

晴朗的早晨

里吉達醒來，睜開眼睛，吸了一口氣。太陽的光線穿過窗戶上掛的結冰的花邊，穿過繪得神祕的銀色的星斗和簇葉的奇異膀子，射進來。房內的亮光是雪白的。從洗臉盆裏反映的太陽，在牆頭上映着一塊閃動的亮光。

里吉達睜開眼睛的時候，他記起了頭天晚上木匠巴霍曾對他說道：

『現在我要把它塗上糞，潑上水，等你在早晨起來的時候，你便可以坐上，滑去了。』

在頭天晚上，那個一隻眼麻臉的粗人巴霍，曾因受了里吉達的特別請求，替他作了一輛雪車。雪車是像這樣作的。

巴霍站在車房裏木匠長凳邊捲曲的鉋花之中，刨平了兩塊木板和四隻腿：下面板子斜放在前面邊上，這樣好不至於咬進雪裏去，腿的底下一頭刨細了；上面板子邊上有兩個凹眼安腿，這樣坐車人可以有座位。下面板子塗上牛糞，在嚴寒中放在外面的時候，在上面潑水，這種手續重複作了三次；這樣之後，底面便像

鏡面了。上面板子安上一根繩子，好拉雪車，並且在往山下滑去的時候，好駕駛它。

自然，現在雪車會預備好了，放在門前的。巴霍是那種傢伙：「若果，」他說道，「我答應什麼事情，我的話就等於國法，我說了就作的。」

里吉達坐在床邊上，傾聽着屋裏沒有聲音，顯然還沒有人起來走動哩。若果他能夠在一分鐘內把自己穿好，自然不洗臉，不刷牙嚙，他便可以從後門溜到院子裏去。從院子到河邊有一箭遠，河上的雪堆都靠着陡峻的河岸堆起來了——坐上雪車滑去呀。……

里吉達溜下床去，用脚尖從地板上太陽晒暖的方塊上走過去。……

正在這個時候，門便開了，一個戴着眼鏡，長着突出的紅眉毛，和漂亮的紅鬍子的頭伸進來了。那個頓霎着眼說道：

「你要起來麼，你個小賊？」

阿卡狄·伊凡諾維奇

長紅鬍子的那個人——他是里吉達的教師阿卡狄·伊凡諾維奇——從頭天晚上起便四下嗅着，審慎地一早起來了。那位阿卡狄·伊凡諾維奇是一個很漂亮的機靈人。他臉上帶着一幅知情的笑容走進里吉達的房裏來了，他走到窗前，向玻璃上哈氣，等霜化了，窗戶清爽了的時候，他便整整眼鏡，往外向院子裏望。

『那里有一輛漂亮雪車哩，』他說道：『放在門廊旁邊哪。』

里吉達沒有說話，他祇皺皺眉頭。他必須穿衣，刷牙，洗臉，洗耳朵和一切，甚至要洗頸子。洗完之後，阿卡狄·伊凡諾維奇便推着里吉達的兩肩，使他走到餐廳去。他的母親穿着厚厚的灰色衣裳，坐在炊壺旁邊燒水。她捧着他的臉，用她清爽明亮的眼睛，細看他的眼睛，而且吻他。

『你睡的好麼，里吉達？』

然後她向阿卡狄·伊凡諾維奇伸手去。

『你睡的怎麼樣，阿卡狄·伊凡諾維奇？』她殷勤地問道。

『就睡覺方面講來麼，唔，我睡的倒不錯，』他回答道，而且並沒有顯然的緣由，笑得使他的紅鬍都動了；他在棹旁坐下，把乳酪倒在茶裏，拿了一塊糖，放在

牙齒中間，從他的眼鏡裏向里吉達望眼。

阿卡狄·伊凡諾維奇簡直令人難堪：他總是歡樂，總是望眼，絕不有任何話直說出來，而總是留給你猜。比方說吧，當媽媽十分老實地問他睡的怎麼樣的時候，他回答道：『就睡覺方面講麼，唔，我睡的倒不錯』——從這上面便可以明白：『然而那個里吉達卻想不喫早餐，不上課，跑開到河邊去，而且昨天里吉達不作他的德文翻譯，卻在巴霍的長凳上坐了兩個鐘頭。』

不錯，阿卡狄·伊凡諾維奇絕不告狀，但是里吉達卻總是必須傾耳聽着。

喫早餐的時候，媽媽說夜間霜很重，過道裏的水桶都結冰了，里吉達出門的時候，要戴上哥薩克披帽。

『但是，媽媽，老實說，熱得要命哩，』里吉達說道。

『請你戴上那披帽呀。』

『那披帽戳癢我的臉，而且悶人，媽媽，我戴上那披帽會傷風更厲害的。』

媽媽看看阿卡狄·伊凡諾維奇，又看看里吉達，她說話時候，她的聲音顫抖

了。

『你這樣不服從，我真不知道你跟誰學的。』

『讓我們上課吧，』阿卡狄·伊凡諾維奇說道，他搓着手，好像世上沒有比解答算術習題和口授令人筆記那些使人瞌睡的格言成語更大的快樂了。

在大大的空洞的白房間裏，牆上掛着一張兩半球的地圖，里吉達坐在一張塗滿墨水污漬和醜臉畫的桌子旁邊，阿卡狄·伊凡諾維奇把算術書本打開了。

『一個商人賣了幾碼藍呢，每碼價錢三塊盧布四十六個戈貝克，又賣了些黑呢……。』里吉達讀道，立刻，如同常有的情形，他便從算術上幻想着那個商人。他穿着一件長長的灰塵色的禮服，具有一幅神氣乖戾的黃臉孔，動作滯鈍，沒精打采，而且瘠瘦極了。店鋪黑暗得像洞樣；在一個灰塵滿佈的平架上放有兩匹呢料；商人伸出兩隻瘦手，從架上取了呢料，用滯鈍的無神的眼睛看着里吉達。

『唔，你怎麼想呢，里吉達？』阿卡狄·伊凡諾維奇問道。『商人一共賣了十八碼。他賣了多少碼藍呢，和多少碼黑呢呢？』

里吉達皺皺眉頭，商人完全壓碎了，兩匹呢料不見了，捲在灰塵裏了。……

『噯——噯——噯，』阿卡狄·伊凡諾維奇說道，開始解釋，迅速用鉛筆寫幾

個數字，又乘，又除，對自己重複說道：『進一，進二。』在里吉達看來彷彿在乘的時候，這『進一』，或『進二』，從紙上跳到他的頭腦裏去了，而且那麼搔癢他的腦子，他便不會忘記了。這是一個很討厭的觀念。那在教室結霜的兩個窗戶上閃爍着的太陽始終在叫着『河邊去呀。』

算術課程終於上完了，口授開始了。阿卡狄·伊凡諾維奇順着牆來回踱着，用特別的一種催眠的腔調，沒人用來說話的一種腔調，開始他的口授：

『世上所有的動物都不斷地勞動，作活。小學生服從而且勤勉。……』

里吉達伸出舌尖，開始寫，筆亂畫着嘶嘶響。

忽然屋裏什麼地方的門砰咚一響，他可以聽見有結冰的芭靴子在過道上走的聲音。阿卡狄·伊凡諾維奇把他的書本放低些，傾聽着。媽媽的快活腔調在不很遠的地方喊道：

『你送信來麼？』

里吉達把頭伏在練習簿上，壓制着他的笑聲。

『服從而且勤勉，』他用一種響亮的聲音重複說道。『我寫了「勤勉」了。』

阿卡狄·伊凡諾維奇整整眼鏡。

「哼。世上所有的動物都服從而且勤勉。……你笑什麼？……滴了墨水麼？順便說一下，現在我們要休息一會。」

阿卡狄·伊凡諾維奇抿着嘴唇，用一個看來好像一管鉛筆似的長長的食指威嚇他，迅速地走出教室去了。他在過道裏對媽媽說話。

「亞歷山大娜·里昂提夫那，有我的信麼？」

里吉達猜出他盼望誰來信。不過，沒有時間浪費了。里吉達穿上羊皮短衣，毡靴子，戴上便帽，把哥薩克披帽扔到抽屜櫃後面，這樣使人家找不着，便跑到門廊上去了。

雪堆

寬闊的院子滿鋪着軟軟的閃爍的白雪，被深深的藍色的人的腳印和狗的接連不斷的腳跡踏破了。風是急的，冷的，使他的鼻子發癢，而且像針一樣刺他的臉孔。車房，棚，和空場，戴着沉重的白帽子，彷彿和大地更接近，好像生長在雪裏面似

的。駕雪車人所留下的跡印穿過整個空場像兩條玻璃樣。

里吉達從門廊順着咕噠響的台階跑下去。台階下放着一輛十分新的松木雪車，上面有一圈樹皮繩子。里吉達一看——作得牢固，他試一試，滑得輕便；他把雪車吊在肩上，拿一把鏟子，他想他也許需要這東西的，便順着整個花園那麼長的小道跑到堤壩那里去。那里有些巨大的柳樹——它們幾乎長到天空裏去了——全都蒙上白霜，因此每個樹枝看來都好像是雪作的似的。

里吉達轉向右方，對河走去，努力順着路走，踏着別人的脚印，在雪沒有踐踏的地方，他便回頭走，爲着要欺哄阿卡狄·伊凡諾維奇。

在卡格里河的陡岸上，在過去幾天裏，堆起了巨大的絨毛似的雪堆。在有些地方雪堆形成了河邊山角，伸到河裏去。若果你站在這樣一個山角上，雪便拉開，崩陷，整個雪山便成了一片白粉雲滾轉下去。

向右邊，河流像一個深藍色的陰影在皚白的荒涼的原野中蜿蜒着。向左邊，在高岸的斜坡上，立着索斯諾夫卡村的黑黝黝的房屋，水井上的長柱子在房屋之間伸出來。一陣陣的藍煙高升在屋脊上面，在空中融化了。在那雪的懸崖上有許多小人

在走動，這懸崖被那天早晨主婦們從火爐掏出的灰爐倒在上面弄些黃塊而破相了。這些都是里吉達的伙伴，從本村『我們這一頭』出來的小孩子們。再往前去，在河流轉灣的地方，還有更多的孩子們，康強羣，一幫危險的孩子。里吉達扔下鏟子，把雪車放在雪上，坐在車位上，緊緊地拉着繩子，用腳蹬了兩次，雪車便自動往下飛滑去了。風在他的耳中呼嘯着，他兩邊起了成雲的粉雪。他滑下去，滑下去，像箭一般地快。十分突然地，在河面上雪沒有了的地方，雪車便滑到空中，落在冰上。漸漸地雪車滑得慢了，於是停住了。

里吉達太笑了，爬出雪車，把它拖到小山上去，雪陷到膝頭。他來到岸上的時候，他看見了阿卡狄·伊凡諾維奇的黑黑的形象，看來比他真人身體大些，穿過皸白的田野來了。里吉達抓起鏟子，跳上雪車，飛滑下岸去，然後穿過冰面，跑到伸入河裏的雪堆那里去。

在雪山角那里，里吉達馬上開始掘一個洞——這是一件容易工作，因為鏟子鏟雪像切牛油樣。等他掘成一個足夠大了的洞的時候，他便把雪車拖進去，並且從裏面開始用成塊的雪把入口填塞起來，等牆完全築好了的時候，洞裏有一種微弱的藍

光，非常痛快而且舒服。

里吉達坐下想，沒有一個孩子有他這樣一個極好的雪車。他掏出懷中小刀，在上面木板上開始刻一個名字——「偉偉。」

「里吉達！你到哪里去了？」他聽見了阿卡狄·伊凡諾維奇的聲音。

里吉達把小刀又裝在他的口袋裏，從雪塊的夾縫裏向外望。阿卡狄·伊凡諾維奇在他下面，站在冰上四下窺視。

「你在哪里呀，你個小賊？」

阿卡狄·伊凡諾維奇整整眼鏡，向洞前走來，但是他立刻陷在裏面了，陷到腰深。

「出來呀，我要把你拖出來，無論如何！」

里吉達不回答，阿卡狄·伊凡諾維奇努力要爬上來些，但是他又陷到雪裏去了；他把兩手插在口袋裏，說道：

「若果你不想出來，那麼你就無須乎出來。留在你那里吧。你母親剛接到從薩瑪那寄來的一封信。……好吧，再會，我要回去了。……」